

祭船歌

吴云海

一

船离不开水的托举,风的鼓荡,桨橹的拨弄,以及那蜿蜒的水岸和蔚蓝的天空。

拂去古船记忆的尘埃,那些有关风俗、传说与往事的记叙让浪漫悄然退场。史笔所载,多是另一种景象:风暴、暗漩、险滩,以及被波涛吞没的舟楫、财富与生命。

泊在龙感湖、大官湖、黄湖、泊湖四湖之间,以及长江、泾江、华阳河波浪深处的千年水乡,是我的家乡。乡亲们祭天、祭地、祭神、祭佛,春秋仲月合祭于风云雷雨山川坛。

还有关于船的祭祀。船祭仪式独特、肃穆,缭绕的烟火中,仿佛听见如泣如诉、似悲似喜的船祭歌。

二

晨光初露,湖风湿润。在黄湖、龙湖或龙感湖的埠头,古老而庄严的仪式即将铺陈。一艘渔家新造的舟楫,披红挂彩,静卧水畔。仪典的核心——掌墨师傅,已净手更衣,立于船头香案前。案上陈列三牲福礼——煮得赤红的猪头,昂首挺立的雄鸡,以及肥美的鲤鱼。

船身鲜艳夺目,如待嫁新娘。船头、船舱、船艄的关键位置,贴着墨迹未干的红联。船头书:“龙头生金角;虎口露银牙。”船舱书:“桅子好似摇钱树;官舱犹如聚宝盆。”船艄书:“三弯九曲随舵较;四海五湖任我游。”

震耳的鞭炮声中,红屑如雨纷飞。掌墨师傅神情庄重,手持利斧,口中念念有词。手起斧落,一只健硕雄鸡的颈血瞬间飞溅船头,炽热的殷红,滴入盛满烈酒的碗中。酒为通灵媒介,与滚烫鸡血交融,一时神秘氤氲。在众人屏息凝视下,掌墨师傅沉稳地将血洒向西向船头、船舱、船艄。

每洒一处,便念诵祭词。祭船头:“一点乾坤大,船头破浪行。”祭船舱:“再点日月长,舱满金银粮。”祭船艄:“三点江河阔,舵稳任遨游。”

龙骨点睛是高潮。回到船头,掌墨师傅饱蘸朱砂,庄重点下一笔。这朱砂一点,船便真正“活”了。

三

喧闹的锣鼓、虔诚的香火,仿佛都已屏息凝神。掌墨师傅立于船梁前,朗声领唱:“福喜!福喜!贺新船彩歌祭!”

船工肃然而立,船上船下围观的亲朋、乡邻,乃至湖面夹着青草味的空气,仿佛都被这声呼唤点燃。众人应和,声浪如潮。

水乡的祭船歌,不是纯粹的祝词,也不是单纯的祭文;不是乡土阡陌的民谣,也非柔婉粉墨的戏曲。它有点像旧社学的老先生唱诗,又有点像乡村茶馆的老艺人说大鼓书,有说有唱,有咏有叹,有时铿锵顿挫,有时又拖着像湖汊一样深不见头的尾音。像一条无形的河流,纳百川之声韵,时悠扬,时古朴,时端穆,时风雅,时粗粝,各种风味,尽数交融其中。

一唱众和,此起彼伏,声浪跌宕起伏。刹那间,恍若置身神坛之前,聆听庄严的诵念;转瞬又似立于乡野田畴,感受即兴唱诗的淋漓酣畅。端庄时端庄,热闹时热闹,雅时雅,俗时俗。掌墨师傅是人与神之间的使者,祭船歌是唱给江河湖海之神的颂歌。掌墨师傅是船与人的桥梁,祭船歌唱的是水乡的世事风情。

家乡的祭祀只歌不舞,祭田、祭祖、祭社、祭灶,祭龙,皆有其特定的腔调与辞章。祭船歌最为耀眼,最具仪式感与生活张力。祭船歌继承了家乡文南词说唱相间、叙事抒情的传统,又借鉴了大鼓书的节奏铿锵、场面互动。领唱的掌墨师傅,不光是经验最老到的木匠,他也像一位叙事诗人,在掌控着整个船祭的节奏与情绪。一唱众和间,每一位参与者、围观者,都在“福喜”“好啊”声中,成为祭船歌的一部分。

四

有两首最具代表性的祭船歌,虽然同根同源,皆以祈福纳祥为旨归,但在精神气质上却绽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。

第一首波澜壮阔,气势恢宏,开篇便将舟楫神圣化:生在昆仑之地,长在八宝紫金山上;是王母娘娘扶苗出土,是露水龙王扶苗上林;是张果老扛斧来砍倒,是八洞神仙扛出紫山林;东上一朵紫云来,西上一朵紫云开,两朵紫云来相会,鲁班师傅下凡来。

仙山、神祇、祥云、祖师鲁班,构筑起一个神圣的叙事。“长锯拉得恩哥叫,短锯拉得凤凰啼。”寻常的伐木锯板之声,幻化为神鸟仙禽的鸣唱。

雄鸡之血祭也被精心编织成递进式的祝祷:我把金鸡祭船头,老板代代拜相又封侯;我把金鸡祭船中,老板千年遇顺风;我把金鸡祭船艄,老板步步高升。磅礴处,对船主的未来宏图铺陈展望:一装苏杭绸缎,二装宣州纸张,三装上海国货,四装浙广客商,五装景德瓷器,六装萍乡大香,七装巴蜀商客,八装红白冰糖,九装皮棉米粟,十装煤炭铜钢。这是一张琳琅满目、包罗万象的货单,也是一幅黄金水道的商贸长卷。祭船歌末句“财如红日腾云起,利似春潮带雨来”,将船主、商贾对江海财源的炽热渴望与宏大抱负推至顶峰。

相比之下,第二首色彩和暖,像一幅水乡风俗画,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与家园温情。

那只在船祭中献身的雄鸡,赋予了贴近生活的神格:手执贤东一只鸡,身穿锦袍五色衣……头戴红风帽,身穿五色袍。此鸡不是凡间鸡,王母娘娘报晓鸡。一更二更不乱叫,三更四更不乱啼。五更来报晓,正是船家抛梁时。

祭船歌描绘的是水乡人家最朴素的渴望:这杯喜酒满满斟,亲戚六眷上大人。满堂宾客七十四,一家和睦小生。一女生下八九子,个个都是佳做人(能人、有用之人)。

紧接着,“摇钱树”与“聚宝盆”的意象出现,带着夸张的喜悦:桅子好似摇钱树,官舱好似聚宝盆。一日摇钱三尺厚,三日摇钱九尺深。前舱满,后舱存,渔家舱舱装金银。

不同的祭船歌,共奏出神性与人世的双重吟唱。这是普通渔民、小船主对富足安稳生活的向往,这是属于江岸湖畔寻常百姓的心灵回响。



层林尽染 孙世华 摄

女儿与板车

邹贤中

无意间逛到了超市琳琅满目的玩具区,七岁的女儿拉着我的胳膊问:“爸爸,给我买辆新玩具车好不好?”女儿三岁时,有一辆大型遥控玩具车,她坐在上面,我操纵着遥控,带着她在小区里溜圈。三岁后,玩具车就显得有些小了,遂送了人。女儿又先后拥有了滑板车、自行车。玩具多了,浪费钱,放在家里也碍事。更重要的是,选择的机会多了,女儿的专注力反而差了,每一个玩具,她喜欢不了几天,就嚷着要买新玩具。

“还是不买,爸爸给你做一辆板车,好不好?”我话音刚落,女儿就高兴地蹦了起来。在她的认知里,玩具都是从商场货架上搬下来的,带着漂亮的包装盒,哪有自己“做”出来的?她问:“能坐人吗?能跑吗?”我点点头,说:“不能跑、不能坐人,那还叫车吗?”

地下室的旧单车蒙灰已久,我把它搬出来,女儿在一旁看着我干活。我简单地擦去了单车的灰尘,开始拆卸轮胎,扳手碰到螺母的锈迹,铁屑簌簌而落。“那时候的乡下,根本没有买玩具这一说,我就拿着废旧的轮子,做了一辆板车。到了雨天,我推着板车冲过积水区,车轱辘碾过泥地,溅起老高的水花,可好玩了。”

女儿颇为神往,她把小眉头皱起来,又问:“那拉什么呀?”“拉柴,拉红薯,拉鱼草,还拉小伙伴。”我用手比画着,“我让小伙伴坐前面,我在后面推。从坡上往下冲,他吓得嗷嗷叫。回过头来,他推车,我坐车,他也这样吓唬我。”

女儿双手托着下巴,咯咯地笑起来:“那我也要拉爸爸!”

螺母。再到木料加工厂买了两根两米长的杉木条。杉木直径有十厘米,结实耐用,作板车的车把。顺便找厂家借了钻孔机,我量好尺寸,在车把后端的五分之四处各钻一孔,大小以能穿过钢筋为宜。女儿非要帮忙,她用小手帮我递工具、攥车把。

万事俱备,就等组装了。我用钢筋串起两个轮子和两条车把,两端用螺母锁住。再将五块木板横铺在两根车把上,用铁钉固定,钢筋、车轮、车把、木板,就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。在车把下端各钉上一个支撑脚,短短的木楔子刚够着地,一辆板车就新鲜出炉了。

旧轮胎早坏了,无法充气,全靠外胎包着钢圈,转动时还带着点吱呀声。推得快了,如果又遇上石头等硬物,钢圈与硬物相碰,会发出金属的质感声。板车推到小区时,惹得一群孩子围过来看西洋景。有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女儿:“我可以摸一下吗?”女儿大方地拍着车板,说:“可以的,我爸爸做的。”

这辆板车成了女儿最爱的玩具。好多个傍晚,她都推着板车在小区绿道转悠,上面载着她喜爱的小猪佩奇布娃娃。我去买菜的时候,她也推着板车,说是要帮我拉菜。车轮碾过大地,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,像在重复我小时候听过的调子。

这天,女儿又在楼下推板车了,她玩得一头汗,我看着她这个样子,忽然懂了,这辆失去维修价值的旧单车是旧物利用,更藏着我和女儿浓浓的父女亲情。她还在不知疲倦地推着小板车,在清脆的笑声中奔跑前行,我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时光,在她的奔跑中,一步一步,向我走来。

